



不负春味

□周素华

昨夜,一场春雨不期而至。清晨时分,天却已经晴了。

疫情虽未解除,情况却已经好转。戴好口罩,走出家门,沿着天生河呼吸一下清新与自由的空气。碧波里倒映的树木和建筑,晕染了一幅水墨画。万物有了春的眉眼。娇嫩的柳芽正当时,忍不住捋些芽儿,马上就有一股清香的滋味直往鼻孔里钻。鲜嫩、味醇的柳芽,吃法很简单:开水焯去苦涩,沥干,切碎,敲两个鸡蛋,和上面粉摊个春饼,一口就咬住了春的气息。

清凌凌的河水里,石驳子和水踏子的石阶上密密麻麻都是螺蛳,正想弯下腰去捡拾一把,眼睛和耳朵却直溜溜地被一阵“哗啦啦”的声响勾了去。哦,是邻家叔叔在捣螺,赶紧上前。“叔,捣了这么多!”我兴奋地脱口而出。柔和的阳光下,水盆里的螺蛳挤挤挨挨地簇拥着,有节奏地将触角顽皮地伸出来缩回去,我仿佛闻到五香螺蛳独有的喷香喷香的葱酱味,肚子裡的馋虫也开始蠢蠢欲动。

桃树下,叔叔麻利地将网网推出去、收回来,一网接着一网,网网都有鲜活的螺蛳。“等我再捞几网上来,你捡回去加道菜。”

拿清水养上半天,让螺蛳吐净杂物洁净身子,剪去屁股冲洗干净,热油锅里桂皮、花椒、草果、姜丝、小葱爆香,螺蛳入锅,急火爆炒,“噼里啪啦”恣意表达春的热情与奔放。热气腾腾中,拿起一个螺蛳,剔掉红褐色的厣,用力吮啍,滋滋有声,既啍了螺汁,又啍出螺肉。不用牙签,享受的就是啍的乐趣,吃的就是这个春天的味道。

母亲知道我是喜欢啍五香螺的。去菜场看到有螺蛳卖,她总要买了回来养着。养的时间长了,又怕坏,便将螺蛳用开水焯过,拿根针,将螺肉一粒一粒从壳里挑出来,用料酒、生抽、白糖、老姜稍烩,和几块香干、几根青蒜一起放到我家冰箱里,叮嘱我回家后将上述食材合一起猛火快速翻炒,撒点细盐就起锅,这样螺肉依旧肥韧鲜美。

开春之后、清明之前的河蚌最干净,肉质也最为肥美鲜嫩。桥头卖河蚌的摊主拿把小弯刀对准蚌壳的缝隙插了进去,然后用力一扭,剖开蚌壳,剔下蚌肉,将内脏杂物择净,倒到塑料袋里递到你手中,好心地提醒:“回家先拿盐抓一下,洗净黏液,然后记得一定要用刀背敲打每一只蚌的斧足,直到松软,不敲肉不得烂,不烂蚌不好吃。”洁白的春笋、碧绿的莴笋,劲道的百页结、浓香的咸肉加上鲜美的河蚌一起煨炖,一锅浓郁如牛奶的笃三鲜,足以让人鲜掉眉毛。

春天里的野菜,自然少不了菱蒿。春水微涨,“菱蒿满地芦芽短”。新生的菱蒿嫩芽,水灵灵、绿油油。用手一掐,脆嫩的茎干便断了,满指尖的清香,真是好闻极了。无论是清炒还是加干丝、咸肉丝炒,都是脆嫩无比。特喜欢菱蒿炒香干咸肉丝,水灵灵的菱蒿仿佛在舌尖活了起来,带着咸肉的香味冲击着味蕾,一口菱蒿一口饭,吃上一回,就心甘情愿地爱上它了。

天清气朗,微风拂面。一圈走下来,手上已拎了几个袋子,额头也微微出汗。虽然还戴着口罩,但从迎面而来人群走路的步履上,看得出和煦的春风正将疫情的阴霾驱散,芬芳的春天已经来到我们身边。

体面父母

□皮实

我的母亲在学校食堂工作。

我不住校,和住校的同学放学后各走各的。我不知道多少同学知道我是教职工子女,我刻意地不让他们知道。十几岁的孩子有时候笑得像春天里开花的树,有时候沉默得像一阵忧郁的风,为着一些难以捕捉的因由。

有天进教室,我听到几个同学在聊天,他们议论食堂窗口打饭的师傅们谁给的肉多、谁给的饭多,最后认为最公道的是某某的妈妈,还说她态度也最让人舒服,总是笑眯眯的。

他们没有注意到我。而某某就是我。

十几岁的我觉得难为情极了,我觉得妈妈在食堂工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:她系着粗布大围裙,戴着厨师白帽子,穿着胶雨鞋,还戴着难看的蓝袖套……这当然不是崭新的,上面粘着面粉和油渍。

我的父亲也在学校工作,他穿戴得倒整齐些:西装或中山服,冬天穿呢子大衣。但他不会像我花很多时间把球鞋洗到最白,把每一个衣服的褶子都拉开来。在学校我与父亲也保持着距离。有个学期我们班的一个老师病了,主管教学的父亲亲自顶了他的课。父亲是一名特级教师,教龄很长,带过不同的科目,像这种临时变动的工作,由富有经验的老教师来顶是最合理的吧?

但孩子们关心的不是这些,我还是觉得难为情。

有天父亲讲课需要教具,他从墙角拿起一把扫把。只见他全情投入,一边比画一边板书,我同桌尽量保持听得聚精会神的样子,后排的同学早已哄堂大笑起来。我心里窘迫,觉得拿扫把讲课不体面极

了。孩子们多么喜欢那些风趣诙谐放得开的老师,如果他不是你的父亲。长大后的我发现这实在是一种能高效勾起学生兴趣、放松课堂氛围的教学方式,当时的我却没能像其他同学那样,轻松地笑出声来。

父亲还会在用餐高峰,去食堂窗口替母亲给学生们打饭,少年的我没有感动于他的坦然和对妻子的体贴,只是觉得炊事员的工作不够高大上。

我不知道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,才真正有了对父母职业或者说工作精神的认同。是20岁? 30岁? 40岁? 应该是一直到我从事了很多工作,走过一些地方,吃过不少苦头,学会了自己擦干眼泪……这一轮一轮对生活的品咂,是命运布置给我的功课吧。

我回首发现,父母亲在极为有限的生活条件下,做了多么惊人的事。当人们说:哇,这家四个孩子,个个都能读成书;哇,这家四个孩子,个个懂事……而这背后,是谁在承担着这沉甸甸的分量,是谁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,是谁的腰早早被生活压弯……我的父亲身体素质很好,为什么不到60岁就早逝。

我们慢慢长大,慢慢形成自己的判断。我们终是没有改变根本,最后选择牢牢地扎下我们的根,拥有了稳定的价值观。我们从过往中吸取有营养的成分,那些无言的深爱,植入我们的内心和灵魂。那些真正的爱给予我们的力量,它不需要言说,会被感受、被获得。

如果我能遇到当年那个觉得父母不够体面的自己,我会告诉她:是的,父母现在没有能力给予你更好的生活,但会竭尽全力用劳动支持你潜心追求梦想。

理解了妈妈

□七优

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,徐女士每天都会早起给全家做早餐,刚开始是简单的清粥鸡蛋。慢慢地,她不能满足于普通的中餐风格,开始中西混搭,油条鸡蛋小米粥、面包培根汉堡包,特别是当徐女士的女儿上了高中,她开始了满汉全席式的早餐模式,隆重而华丽的炒菜占领餐桌主场,各种鲜榨果汁、牛奶、豆浆穿插其间,包子饺子面条、大米干饭火烧子、麻团麻花油炸糕、烤鸡烤鸭面包!

彼时,徐女士的女儿总觉得妈妈4点半起床捌伤出这么一桌饭菜的行为很烦,她女儿很羡慕别的同学可以带着一盒牛奶和一个面包,在上学的路上随便吃吃,谁要大清早吃那么多种类的饭饭菜菜啊!

“妈妈,你不累吗,早晨起来那么早,别弄那么多菜了吧!我去学校门口买个面包就挺好的。”

“你中午晚上都在食堂吃,也就早晨能在家好好吃点东西,可得多做点。”

一晃十来年过去,徐女士的女儿参加了工作,作为一名班主任,每天都要早起去学校领学生们早读,清晨时光变得异常紧张,犹如沙场练兵,来来往往,马不停蹄。有了孩子之后,女儿的时间更加紧巴巴,有时顾不得吃早饭,她只能备上一盒牛奶和一个面包,学校下课的间隙啃上两口,又赶紧扎在作业堆里继续批阅。

斯时斯刻,她特别怀念徐女士做的满汉全席:绵密黏稠的小米粥加莹白松软的水煮蛋,油亮亮的西蓝花炒得火候刚好;土

豆丝高筋面饼外酥里嫩,它懒洋洋地躺在肥嘟嘟的烫面包旁边,显得格外灿烂;葱烧海参个头不大,清蒸对虾有点瞧不上,倒是海鲜打卤面里的小蛤蚶安安静静,和切丝四季豆一起聊着今天鲜榨果汁的颜色够不够鲜艳;醇厚的豆浆是邻家的安静姑娘,香浓的芝麻糊每天都在白瓷碗里笑哈哈……

想着想着,我——文中的女儿就哭了,徐女士这个傻妈妈,用最朴实的味道和爱,完美了这个家,用一道道带有晨光味道的饭菜,温暖了女儿最美的芳华。

写完这段回忆起很多陈年往事。高中三年是疲惫的三年,也是最心无旁骛的三年。妈妈会在饭桌的小抽屉里放上一些她写的小纸条,纸条上大多是她从报纸、杂志上看到的心灵鸡汤,我吃饭的时候打开看看,觉得暖心。有时候枕头边上也会被我妈放上小纸条,有鼓励的话,也有好玩的话。

有人会说,本不用这么辛苦,随便吃点就挺好不是吗? 这个我是认同的,我以后应该不会早起给儿子做这么丰富的饭菜。但是现在的我依然尊重我妈妈的这些做法,每个人表达爱意的方式不同,这是她能想到的最朴素的方式,曾经的我不甚理解,现在的我无限感恩。

虽然我做不到每天早起给娃做满汉全席,但是我会用其他的形式来表达爱意。无论何种形式,都愿大家有一份值得托付爱的情感,亲情也好,爱情也罢,友情也不错,因为,爱,是我们混沌日子的光呀。

五月槐花开

□毛腊梅

村口那棵老槐树又开花了,一串串白色的小花,似瀑布从树上垂下来。粗壮的树干,树皮皴裂,深深浅浅的裂纹,透着岁月的沧桑。树冠如一把硕大的伞。树下,曾是我儿时的乐园。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树下跳绳、过家家。老槐树像慈祥的奶奶,默默地看着我们,为我们撑起一方清凉的天地。

这棵树,是奶奶年轻时亲手栽的。奶奶常常念叨,这棵树救了一家人的命,是我们家的恩人。上世纪六九年发大水,到处都是汪洋一片,田地被淹,颗粒无收。淹死的人不计其数,幸存下来的人都饿得前胸贴后背。爷爷早逝,奶奶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,叫天叫地都不应。她抹干眼泪,将求助的目光投到这棵槐树身上。

她将槐树叶子捋下一篮子,用水煮后,三个人吃得肚子溜圆。那一晚,三个人都睡得很香。接连吃了几天槐树叶,问题来了,肚子鼓鼓胀胀。正好姑奶奶知道了,送来一斗米和面。有了粮食,奶奶做了一顿米饭,让两个孩子吃了。剩下的粮食,她精打细算,每天还会捋槐树叶,掺上一点面粉或者大米,做成面糊或稀粥。挨过雨季,待洪水退去,奶奶开始生产自救,开荒种菜,渐渐不用吃槐树叶了。

熬过饥荒,奶奶越发喜欢那棵老槐树了,有事没事总要去槐树跟前转转。每年槐花盛开,她还是会捋下一串串槐花,做成槐花粥,家里人戏称这是“忆苦思甜”饭。这种习惯,一直保留下来,成为我们家的传统。

说也奇怪,奶奶去世那年,槐树竟然没有开花。我们都很诧异,心想是不是这槐树也有灵性,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奶奶的哀思?

今年因为疫情在家闲住,槐花盛开,往事历历在目,我仿佛又看见奶奶佝偻着腰身,从累累槐花中走来。

女儿献血

□季永健

三月的一天晚餐时,女儿忽然告诉我们,她要参加学校的无偿献血。我听后一愣,随即表态全力支持,还表扬了女儿的爱心,一再提醒她在献血前后应当注意的事项,包括生活起居、饮食选择等等。

女儿献血当天,我一再赞扬女儿的爱心之举,还在第一时间将女儿参加无偿献血时的照片、献血证书和感谢状一一晒到朋友圈。短短二个小时,一百多个点赞和留言扑面而来。这些让我深深地感受到,女儿长大了。

我自己从20多岁起就参加无偿献血,30年来始终坚持。一来表示我身体不错,能献血,说明身体各项指标正常。二来是自己爱心的表示,为需要的人们献出自己的热血,会感受到一种无比的光荣和自豪。有时献的是全血,有时献的是成分血。每当血站发来“你献出的鲜血已用于临床……”的信息时,我更是感到一种自豪和出自内心的激动。今年春节后,我又走进血站,献出了自己的热血,完成了自己人生第50次无偿献血的经历。

那天晚上,我给女儿发了一个鼓励红包。